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 第五回 東朝房鳴冤雪恨 九龍城辨明是非

貧莫憂愁富莫誇，誰是長貧久富家。草木經秋黃葉落，每遇春來又發芽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卻說二喇嘛說：「劉山主，你父劉統勳乃是三朝元老，辭官不作，皇上不准。劉老大人作了一世忠臣，不願你兄弟三人為官，恐你兄弟三人作官貪贓受賄，落下臭名，壞了你父的英名。你父回到呂市衙門，進了自己私宅，坐在書房定下一條絕戶計，將你兄弟三人，喚入書房，你父說：『明晨穿紅上殿，萬歲爺必然封官贈職。』你兩位哥哥坐官的心勝，就上了你父之當。你父五鼓上殿，奏了一本，奏的是：『今有奉外國所差三名反寇來朝吾主，是來用反奸之計者，此三寇皆穿紅衣，若進朝勿容他面奏是非，令侍衛將三穿紅衣藩寇推出斬了，臣自有安邦之策，必然國泰民安。』皇上信以為實，准了你父之本，天色似明未明的時候，你大哥二哥一同穿了紅色衣進朝見駕，指望封官加職，孰料未等上殿，皇上忿怒，諭飭侍衛等將兩名穿紅服色之人拿下，綁赴午門正法。眾侍衛遵旨，將你兩個哥哥斬了。劉山主那時你也穿著紅服色，欲上殿辯明，你兩位兄弟何罪斬首？未容面君分說，亦被眾侍衛把你拿下，推出午門，綁在樁檟之上，等待行刑。有一位太監聞知此事，慌忙跑到慶壽宮稟報皇太后聞知，皇太后驚駭詫異，忙乘鳳輿趕到菜市口，將一掛朝珠掛在劉山主脖項之上，皇太后親口封你：『無有殺你的刀、斬你的劍，鐵脖子劉墉。』皇太后收你為御兒乾殿下，你的根底比國泰還硬，你若不准狀，必是你與國泰有拉攏，或是有愧短處，真令人好笑可疑？」劉吏部說：「二師傅，你不必用話譏刺我，我准下狀就是了。」二喇嘛說：「劉大人既是准下我的乾兒的狀，我將乾兒交付與你，若有一差二錯，咱到那時算不清的帳。」劉吏部聞言，微然一笑，說：「二師傅，只管放心，我劉某非是那等之人。」二喇嘛聞言，心中歡喜，辭別劉吏部出午門乘車回廟而去。此話不提。

且說劉吏部吩咐劉安、張成將左連城領下去，「好好看待，休要難為與他。」二人答應：「是。」不表二人將左連城安寓一處。

且說劉吏部在朝房暗恨國泰。忽見從午門外來了一位上朝的大臣，前面一對大紗燈，燈上寫著帶管四十八萬護京兵步軍統領九門提督和，就知是和坤入朝。這劉吏部脊背之上羅鍋一咕容，主意就來了。

列位有所不知，這個羅鍋真是寶貝，羅鍋內有七十二把轉軸子，若一咕容，那計策就來了。

閒言少敘，劉吏部見來了和坤要進西朝房，遂叫道：「和大人，你且這廂來，我坐得煩悶，咱師生敘一敘家常話兒可否？」

和坤聞此言，腹內輾轉，暗想：「老師既喚，不得不去，若不去，怪罪下來，我可惹不起。我自得去見一見，只要我拿定主意，反正不上你的當。」心心念念走進東朝房，見了劉公，口呼：「老師在上，門生和坤給你老請安。」

那一位說：「嘿！怎麼和坤稱劉吏部為老師呢？」眾位有所不知，他二人在朝居官，每日上殿奏本，劉中堂的本章參和坤，和坤的本章參劉吏部，萬歲爺作了難呢：「有心准了劉中堂的本章，和坤是九門提督帶管四十八萬護京兵，又是一家首相，乃是朕之親信之人，這個干係不小；有心准了和坤的本章，這劉中堂是老太后的御兒乾殿下，這個干係非輕，朕當不如給他二人和解了罷。」想罷刷了一道旨意，是著和坤拜劉墉為老師，著劉墉收和坤為門生，如日後再上殿奏本，劉墉有管教不嚴之罪，如和坤再參劉墉，有以下犯上之罪，故而今日和坤給劉吏部請安。

劉吏部說：「何大人，請坐。」師生一同落了坐，劉吏部口打咳聲，和坤一驚，心內說：「劉墉你若出壞趟，我反正不上你的當。」無奈只得相問：「老師因何咳聲歎氣？」劉吏部說：「在朝居官數著何人？」和坤聞言，笑說：「老師糊塗了！在朝居官先數咱師生。」劉吏部說：「今日不比昔日，現今數不著咱師生了。」和坤問：「是何人將咱師生壓下去了？」劉吏部說：「現今數著你表弟，萬歲爺賜給他穿朝馬，非到金階不下馬，他見了闔朝文武、九卿、四相、八大朝臣馬也不下，昂昂不睬。」

和坤笑說：「我表弟國盛見了闔朝文武不下馬，若見了咱師生，必然下馬！」劉吏部說：「他若見了你我不下馬，你我也不敢哼一聲！」和坤說：「老師，我說他下馬，老師說他不下馬，咱師生打個公道罷。」劉吏部問：「打什麼公道呢？」和坤說：「他見了咱師生下馬，算是老師輸了，門生贏了，老師將京班大戲寫一台在門生府前須唱三天，吃喝花費全是老師費鈔；他若是見了咱師生不下馬，算是老師贏了，門生輸了，門生將京班大戲寫一台在老師府前須唱三天，吃喝花費全是門生費鈔。」劉吏部聞言，微然笑說：「原來一些小的公道，太輕。」和坤說：「老師若嫌公道輕，咱師生這麼著，誰若輸了，輸三口袋銀子，如何？」劉吏部說：「你是一家首相，又是九門提督，帶管四十八萬護京兵，到那領餉的時候，每一名少給他一分二分的，你就將這宗銀子剩出來咧，我府中連買小菜吃的錢亦無，辦不到。」和坤問：「依著老師怎麼樣呢？」劉吏部說：「若依著我，賭項上人頭！」和坤聞言，打冷戰，暗想：「賭頭乃是大要，我與國盛是表兄表弟，若見了我一定下馬，我稱贏，我竟看這劉老羅鍋子輸了人頭，他怎麼向我交代。」想罷，說道：「老師既然賭頭，門生再將這口提督大印加上，賭了罷！」

劉公說：「來，來，來，咱師生擊掌罷。」二人伸臂舒掌，乒的一聲，二人擊了掌。劉公說：「咱倆賭亦打了，掌也擊了，但則一件你與國盛係表兄表弟，他若來時，你臉朝外坐，你一使眼色，或以努嘴，他必知曉。咱二人打賭，他必下馬，那時我可輸得冤，那可不算我輸。你必鬚面朝北坐，不准扭頭，他來時看他下馬不下馬，方定輸贏，那時兩無狡賴。」和坤點首應允。

不多時，聞有馬蹄之聲，就知國盛來了。立刻師生二人面朝北坐定，這國盛乘馬入朝，見東朝房表兄同劉羅鍋子皆面北坐，不知他二人有何是非。知劉羅鍋子古怪，只可遠離，不可親近，遂抖絲韁竟奔金殿去。劉吏部說：「和首相你可輸給我了，你看國盛昂昂不睬，就過去了。」和坤聞言，見國盛乘馬過去了，不由得大怒，口說：「國盛無理，藐視表兄。」一行說著，一行跑出東朝房趕上國盛，近前一把將國盛拉下馬來，只摔得國盛口中「哼咳不止，口呼：「表兄將我拉下馬來，跌得疼痛難忍，所謂何事？」和坤說：「將你拉下馬來，皆因你無禮，竟敢乘馬昂昂而過，目中無我這表兄。」國盛說：「皇上擢用你為首相，我騎馬亦是皇上所賜，九卿四相皆不挑我之禮，獨你和士隆怪我，你是欺壓我，咱二人上殿面君，辯一辯誰是誰非。」言罷二人揪扭奔上殿來。

正遇靜鞭三響，乾隆皇帝升了寶座，只見國盛、和坤揪扭上殿，跪伏金階，和坤口呼：「吾主，國盛無禮，見了表兄竟不下馬，目無法紀。」國盛跪爬半步，口呼：「吾主，臣乘爺家所賜的穿朝馬上朝，和坤無禮，將臣掀下馬，只跌得渾身是傷，求吾主作主。」乾隆爺聞奏，滿面帶嗔曰：「國盛所乘之馬，乃朕所賜，和坤身居首相，大失綱紀，如同欺朕，革去首相，推出午門正法。」眾校尉把和坤擄去冠服，綁赴午門去了。

只見吏部尚書劉墉，捧珠緩步上殿，口呼：「萬歲！」跪伏金階奏云：「臣劉墉有口訴之本，奏上吾主。山東一連三年旱澇不收，黎民塗炭，野有餓殍。山東巡撫國泰折子進京，所奏山東年豐歲稔，蒙君作弊，苦害黎民，催促國課太緊，妄殺國家舉監生員一十三名。臣不才願保和坤，同臣赴山東查拿國泰正法。現有山東東昌府恩縣城西左家灘進士左都恒願代恩縣民完糧，國泰謂左進士是買動民心欲造反謀逆，將左進士竟然梟示，任性妄為，劣跡顯然。現有左連城大狀為憑，請吾主御覽。」

遂將冤狀雙手呈上，乾隆皇帝將狀閱畢，飭劉墉將左連城帶領上殿親訊。劉吏部領旨下殿，至朝房令劉安、張成將左連城領至面前，囑咐道：「聖上宣你而訊，可要你穩住了心，不可害怕，替父報仇在此一舉。」左連城連聲稱諾，劉公帶領左連城至九龍廳，遠遠跪倒，乾隆爺命左連城近前一步。乾隆爺見告狀民子約有十一二歲，生成的天庭滿，地閣圓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暗想：「此子日後必然出貴。」皇爺問了幾句，左連城對答如流。此時劉吏部跪伏金階，口呼：「吾主，臣請旨下山東查查巡撫劣否？請赦和首相，官復原職，幫著為臣清理此事，將功折罪。」乾隆爺准其保奏，立刻刷了一道赦旨，將和坤赦回，在金殿謝不斬之恩。乾隆爺諭云：和坤無禮欺朕，理應當斬。今有吏部尚書劉墉保奏，一同下山東查辦民情，將功折罪，官復原職。欽此欽遵。

和珅謝恩，同著劉墉下殿。又賜劉墉上方劍，王命旗，三口銅劍，先斬後奏，並如朕親臨牌。劉墉謝恩下殿，退朝。劉墉、和珅二人來至東朝房，和珅謝了老師保奏之恩。劉吏部說：「皇上欽命咱師生下山東查辦災荒，你可先往山東，我還要一路私訪，咱師生濟南府公館會齊。」商議已定，各回府第擇了吉期，入朝請訓已畢，師生二人各排執事，同出京城，人馬轎夫竟奔正南而行。過了小井、大井，在蘆溝橋打了茶尖，過了長辛店，望見良鄉縣寶塔，在良鄉縣公館住宿。次晨用完早膳，劉公說：「咱師生在此分手，你先行一步，我要私訪慢行。」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